

#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一）

##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

● 郎萬法（彩色圖照刊第八頁）

六八載辛勤，奔波異地，櫛風沐雨，看茫茫塵宇無邊，曾東觀滄海、西極峨眉、南窮吳越、北上崑崙，高歌慷慨，擊碎唾壺，趁月夕花晨，細訴那悲歡離合，更雄心壯志，難消卻抑鬱牢騷，肯辜負畢生事業，七尺昂藏，萬里長征，十年磨劍。

幾十朝歷史，擾攘神州，割地爭城，嘆滾滾浪沙淘盡，記周弱平王、秦亡胡亥、漢末黃巾、唐衰朋黨，憑弔唏噓，同歸墟墓，儘豐功偉績，全變作破瓦頽垣，斷碣殘碑，都付與荒煙蔓草，徒贏得一片蒼涼，半江漁火，兩行秋雁，四野寒霜。

上列這副長聯，忘記了，何人何時何地，在什麼景點，什麼資料上看的。當時看過之後，就驚歎作者頗具才華。從上聯字裡行間看，了解到這位雅士，一生坎坷，有志未酬，難免空悵惘。為了對仗搭配

下聯，也可以說楹聯作者，為了安慰自己

，才字斟酌將歷朝帝王，爭城奪池，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到頭來，還得改朝換代。若放眼宇宙，都等於曇花一現，最後僅留下一堆黃土。從這副對聯描述，等於叫人都有達觀心情，與世無爭才好。否則，回頭一想，萬法皆空，這又何苦！是故，本人對這副楹聯的感受，認為多少也帶些警世味道。爰願意公之於眾，供方家推敲。同時由於筆者要撰寫的這篇雜文，敘述的是自上海「解放」，北望家園，不得歸去，只好南逃，浪跡香港，又無法立足。無奈之餘，只好再度來台求生，這真是苟全性命於亂世，說沉滯也好，說波逐也罷，說隨緣也行。與楹聯作者遭遇類似，才將它揭糞在前，做為破題。總之，本人從「沒有自己家的家鄉，流浪到有自己家

的異鄉」。且在異鄉，一住五十多年。這中間在區區身上的風霜，有節衣縮食，刻苦奮鬥的慘狀；又有櫛風沐雨，辛勤耕耘的情形；也有焚膏繼晷，潛心勵學的經歷；更有追隨賢達，濫竽士林的過程；還有救危紓困，排難解紛的景象。回首前塵，終能平安度過，應該感戴政府，也謝天謝地謝祖蔭。有道是：「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粗茶淡飯飽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知足常樂，能忍自安，自自然然就否極泰來了。

### 一、上岸第一天的波折

從二二八事變離開台灣時，曾傷心的自言自語，自今而後，絕不再來台灣。未料不到五年時光，又費盡心思，想盡了管道，總要設法來台謀生。自我感歎，既有

（一）載餘十五逐波台在

今日何必當初。少不了自己也嘲笑自己，凡事，不能說過頭話。書歸正傳，當其時也，非申請且合乎規定條件，經許可，才能入境。這種措施，政府也出於無奈，因為政府退守台灣後，不能再有閃失故也。

由於拙荊有家族，可以代為先行申請返里，再由內人出面代筆者申請，以依親為由，給予核准。才在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元月初，由香港搭輪，基隆上岸。

這次來台，並非盲目逃難。說實話，端在要找張若舉學長的姑媽賞碗飯吃，謀求個一官半職。緣張姑媽在上海時，曾介紹不才編過新中國畫報，過從很密，對本人多少有些垂愛，而張姑媽又是陳誠夫人譚祥女士的表姊妹，她的外子沈遵晦先生先是台灣省黨部主委，後是電檢處處長。有此淵源，自然心存指望，才毅然前來。臨行前，張姑媽令兄託本人隨帶一箱盜器，上面寫著：「煩請即介民先生轉交陳院長辭修先生台收。」的字樣，於是上岸檢查，檢警人員對在下非常禮遇，爭相代拿行李，一口一個鄭先生，並讓我到貴賓室休息，再叫專車近前迎接。受寵之餘，宣稱本人不姓鄭，我姓郎。原來他們看到木箱上有行政院長的大名，當然物以類聚，

一定來頭不小，誤以為郎介民係軍調首長鄭介民。經過聲明不姓鄭之後，反而麻煩來了，認為很有可能冒大官之名，而有走私之嫌，既不迎到貴賓室，反而變更嘴臉，盤東問西，也要澈查行李。真的假不得，最後，放行了事。這是二度來台，當時

，就遇上兩起不尋常的波折，「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對前途來說，這是不吉之兆。心情不免開始啾咕了。

## 二、到金甌兼教員職務

第一個插曲。然後，直奔台北，為了想省兩個，下榻在啤酒廠蘭春池先生宿舍。該宿舍係一幢日式房屋，還有同事孫俊峰先生合住。老朋友重逢，相見甚歡。臨睡前蘭兄用新洗好的枕頭、被褥，替我鋪好，準備就寢。不料渠在台灣結婚的夫人，說時遲那時快，闖進來將鋪好的枕被丟出窗外，以行動代替語言，表示此處不留客。這種突如其來的尷尬場面，逆來順受，找個小旅館臨時安憩再說。蘭兄總覺得不好意思，無奈之餘，決定送我到他令弟開的春輪腳踏車行，暫時打尖。不佞為了息事寧人，一切從命。於是說走就走，來到車行，用一疊舊榻榻米，席地而臥。這也是上岸後，第二個意想不到的插曲。這種隨遇而安的睡眠方式持續有三個月之久。雖不算忍辱負重，不過，也不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所能承受。一般說，凡事有好的開始等於成功一半，區區剛才登陸，頭一天

翌日，先將一箱盜器，送到張姑媽公館轉交，順便試探能否代謀職樓。結果，冷水澆頭，得到的是望梅止渴。說電檢處有位科長要調職，幾時調，不知道，調後有缺才行，說來說去，等於白說。正在彷徨之際，幸虧國民代表戚光烈先生代為說項，透過另一位湖北國代陳凌青先生向金甌女子商業學校周召南校長推薦，聘為任教該校高三銀行會計與政府會計，兩門課程，每週共四小時。周校長這一招，等於要秤秤我的斤兩，不敢教，自然望之卻步。因為想教的人多得很。讀者不要小看金甌，那時大陸撤退來台不久，金甌教員多半係湖北同鄉，人才濟濟。就以校董來說，清一色湖北政要，如：何成濬、賀國光、張知本、陳啟天、沈剛伯等等，都是全國知名之士。有人說，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能擠進去，已經不容易。不才固然有些膽怯，雖然教過書，可是在上海，在香港，都是雜湊，從未教過本行，一旦

教這兩門專業課程，若教砸了，教書這碗飯，就不能再吃了。又一想，自己在上海幹過銀行差事，在復旦受教，也到票據交換所實習過，在受課時又聽過朱斯煌教授的銀行學，精采絕倫，記憶猶新。當時再到書店買些銀行會計參考資料，預先自行惡補一番，水到渠成，應該不成問題。至於政府會計，老實說，在會計領域裡，收支會計最簡單，只是在實務工作時，有關法令規章要熟習，否則會出毛病。在課堂上教，並不難。不過高三學生不好教是真的，為了餬口，只好硬著頭皮應聘，自求多福。

(一) 載餘十五逐波台在

上銀行會計時，為了提高學生興趣，先對銀行種類加以介紹，什麼叫四行兩局一庫，中、中、交、農，又有什麼區別，各行成立之背景以及有何功能，為什麼在世界各大都市都有中國銀行而無其他三行。又講到像第一銀行、上海銀行等，招牌要寫第一商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這又是為什麼，然後告訴學生，商業銀行是以經營一年為期之短期存放業務為主，利息是以單利率計算，股東是有限責任。而儲蓄銀行，是吸收長期存款或零存整付等項為主要業務，利息是以複利率計算，

股東是連帶無限責任（現在儲蓄互助改採有限責任）。然後再講到銀行實務，為便利客戶提款方便起見，由大出納制改為小出納制，再改為櫃員制，當然對各種制度來龍去脈再細加解說。至於銀行會計與一般買賣業會計，有何不同，首先就提醒同學不要受一般的錯誤觀念所混淆。一般人總認為，存款等於進貨，放款等於銷貨，這是大錯特錯。認真想想，存、放款是實賬戶，換言之，存款是債務是負債，放款是債權是資產。而進、銷貨是虛賬戶，進貨是成本，銷貨是收益。為了使學生更清楚，接著告訴學生，放款、存款是資產負債表上的科目，銷貨、進貨是損益表上的科目，彼此不能相提並論。而銀行會計的損益表，應該用利息收入、手續收入與利息支出等科目，來計算毛利，才類似販賣業銷貨與進貨的科目。經過一番解說之後，學生們茅塞頓開，聽的津津有味。於是乎，有口皆碑，替在下保住了教書的飯碗。一學期終了，暑假過後，改聘為專任，又一學期，則兼作教務主任。從此在金甌整整待了五年。

1. 在慶和當賬房先生

在金甌當時四小時鐘點費收入，仍舊無法維持個人的生活用度。縱然，一切從簡也不夠個人開支，只好仍在春輪車行白住也跟修車工友一同用餐白吃。這中間，由於車行附近馬力斯餅乾廠送貨人員的交通工具，全在春輪車行修理，該廠主持人王效文先生與車行蘭文卿先生時有往來，在聊天時，言及他父親王子和與孫延慶、楊啟明等投資開設慶和貿易行，專營染料，目前缺一名「賬房先生」管賬。蘭文卿兄，靈機一動，近水樓台，想到我這位住閑的教書先生，經彼此引薦，再經慶和孫掌櫃面試，大概在四月間，開始到迪化街慶和兼差記賬。由於春輪車行在羅斯福路和平路口，慶和在迪化街相距遙遠，蘭兄就地取材，替我拼湊了一輛腳踏車代步，每天課餘，就去記賬。夜晚再歸春輪借宿。

有了兼差，增加了收入，蘭氏兄弟好意，家眷總不該老住在娘家，教書先生也不該仍在車行席地而臥。於是蘭春池兄拜託寧波西街三輪車行王掌櫃，就在路旁牯嶺街口，找到了一所二層樓日式木造的「吉屋出租」。租下樓上六疊榻榻米一間房間。熱心朋友，大家像操辦喜事似的，蘭

春池兄送新被褥，蘭文卿兄送廚房用具，匡玉洲先生送麵粉，十步芳草，都是好人。追憶在春去夏來季節，將家眷從台中迎來台北，開始「埋鍋造飯」了。有一天去三輪車行王掌櫃家拜訪，看到他家牆上貼了一副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民間荒。」李鴻章是合肥，翁同龢是常熟。當年撰寫人真會想，真夠諷刺，當時看了後，深有同感。時至今日更加感慨係之。

在金甌改為專任後，不久，搬到校內宿舍居住。雖然還是六疊一間，且以小廁所半個榻榻米的空間改為廚房，確實因陋就簡。但能省掉一筆租金，已經心滿意足。為了生活，仍舊在課餘去慶和兼差記賬。迨後就任教務主任時，為了以身作則，早晚都得參加升降旗。對記賬工作，只好改在降旗後騎車前往。那時節，稅捐稽徵處常常派員在上班時間查賬，而我這位「賬房先生」非等下班後，才能到達。雖然挑燈工作，今日事今日畢，針對查賬來講，卻背道而馳。一次二次還可以搪塞應付，日久天長，總不是辦法。慶和掌櫃不得已，只好移樽就教，很客氣與在下商量，好不好辭掉教書工作，專門在慶和記賬。

不才直接反應，為了應付稅捐人員，晚上記賬與白天查賬，動如參商，此路不通。不可拖泥帶水延宕下去，立刻聲明，請另行動物色人選，不才隨時走人。老闖一聽，急忙說：「不是藉故叫你走路，真想借重長才，同甘共苦，全心一致，大家撐下去。」慶和創業維艱，尚在慘澹經營階段，天熱了，沒有電扇，大家集資買一個西瓜吃，中秋節老板才肯買兩個文旦供大家分享。這倒不是吝嗇，未能開源，只好節流。

區區是管賬的，心知肚明，便接著說：「我在金甌已賺七百多元，仍不夠開銷，才來兼差賺這二百五十元，我知道，掌櫃你們才拿四百元薪水，我若辭掉金甌，全天候在慶和，薪水最多跟老板一樣，也拿四百，而我這樣毫無積蓄的人，既無法補貼，如何生活，豈不大有問題。還是另請高明，乃是上策。」經過一番對話，雙方推心置腹之後，開始物色人選，最後，找到一位記過老式賬的單身漢，同鄉趙秋涪先生來接替。說是移交，也是指導，一五一十，都弄清楚之後，本人才離開慶和。從此，小生跟趙秋涪先生結緣而變成好友。後來，慶和業務發達，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老闆們對同

仁有利均霑，趙秋涪先生與其他同事，分紅配股，幾年下來，都成了不大不小的富翁。所謂「大財不發命窮人」，區區一貧如「昔」，仍舊過著窮苦日子。

## 2. 受訓優等惹來懷疑

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教育廳舉辦各縣市地方教育行政人員暨公私立中等學校行政主管，暑期講習訓練班。通令每所中學校長或教務、訓導主任，三者中至少有一人參加。言明結業考試，成績優等，另予升遷。金甌校長指派教務主任郎萬法報名，註冊完畢，全省都五八七名學員，齊聚師範學院集訓，廳長鄧傳楷為班主任。開學當天，先有蔣中正總統蒞臨一點名，再行齊集禮堂聽訓。共兩個多月，或白天或晚上，都有名流學者專家上課。追計，有王雲五、黃季陸、程天放、張其昀、連震東、沈剛伯、牟宗三、任卓宣、勞幹、董作賓、田培林、林本、鄭鸞、鄒豹君、任覺五、沙學俊、潘重規、姚從吾、沈亦珍等，極全國一時之選，蒞臨授課，的確猗歎盛哉。大家感懷之餘，真是夙興夜寐，無不努力以赴。自付，身為教務主任，處處得以身作則。結業後，升

遷與否，倒在其次，若不能名列前茅，有何面目再見學生。最後，皇天不負有心人，結業考試成績，經評定發表後，報載有廿七名最優，政府決定予以升遷。郎萬法名列最優中第八名，見報之後，倒未沾沾自喜，確實為自己有臉回校再見學生而鬆了一口氣。未幾，輔導員趙廣颺先生召見本人說：「最優排名，你不是第八名，」一聽反而嚇了一跳，以為自己被錯記，而要在最優中除名。回問：「那我不是在廿七名裡頭的！」心情倒有些不安。趙輔導員回稱：「按成績，你是第二名，因為你不是黨員，又不是公立學校，別人另有加分，才把你排在第八名。不是黨員多少會吃虧，我來介紹你入黨，好不好。」原來如此，主要目的，是促使本人入黨。如果開頭他就先說：「你是第二、不是第八，」然後再作解釋，我就犯不著啾咕了。所以說，一個人說話，還是有技巧的。入黨就入黨吧，不料入黨還要受訓。記得當年受訓學員中，有位名畫家陶壽伯以及阿不都拉立法委員夫人余女士等廿幾名。結業考試，僥倖，本人又名列前茅考了個第一名。嗣後，別人都頒黨證，不佞卻一直沒有下文。當時黨證頒不頒筆者並未介意。

等到半年後，通知領證時，才知道，原來考第一，反而惹出禍端。經頒證人說：「你在教育廳受訓考第二，黨部受訓又考第一，你這樣優秀，評審人擔心，會不會對方派你來做滲透工作。為了慎重，只好緝密調查，尤其查出你曾從香港又回『匪區上海』，更加引人懷疑。經過多方查證，得知你再回上海，僅係為了接家眷出來，過瀟到最後，終於了解你很單純。這才頒發黨證給你，耽誤了半年，對不起。」聽了該員一席話之後，小可差點冒出一身冷汗，如此這般，險些一命嗚呼。那個年頭如係匪諜，多半性命難保，自己還矇在鼓裡。若人家不說，本人還真不知道，有這樣嚴重的情節。可見當時保密防諜，滴水不漏，連本人回上海接家眷，都能查的一清二楚，的確不簡單。也可以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那時節不這樣做，台灣老早「解放」了。如今在台面上作威作福的各路頭目須知，若台灣那時解放，文化大革命時代，對現在這批人，一個也跑不了。讀者聖明，以為然否。

### 3. 姑媽嫁女我當司庫

撥雲見天之後，正好是張姑媽找小可去談任職的事。她對不佞說：「電檢處成立時，你未來台灣，那時科長可以揀著做。現在只有一個科員缺，如果嫌職位小，科長位子，可就遙遙無期了。」這也是命中不該作官。當時不才就聯想到，漢武帝問顏驕的故事。帝問顏：「你在三朝為官，應該是元老重臣才對，為什麼老是小官。」顏驕奏曰：「文帝愛文，臣是武；景帝愛老，臣還少；陛下愛少，臣已老。」終其一生，總是，陰差陽錯，對不上勁，只能說時運不濟，夫復何言。好在當時，本人已有教員在幹，就不想當官了。不過，既有缺，不妨介紹別人，便想到原先是山東牟平富家子，影星李麗華大伯子，我的好友張仰虞在家賦閑，剛好可以頂上這個缺。於是一拍即合，渠上任之後，區區又替他爭取到永和竹林路公家宿舍。只好說，但行好事，沒問前程。我這話不是施恩求報而慨歎。比方說，我們這位張先生，過年不肯到長官府上拜年，還得我拉著去，就是一例。他家裡人家送的洋酒一堆，從未送我一瓶喝喝，你說他懂事嗎？他們張家子弟，就是這副調調。出身闊少，對人處事，一切大而化之，就不必少見多怪了。

少頃，張姑媽嫁女，婚禮在圓山飯店舉行。快婿是段祺瑞長孫段昌義將軍，證婚人行政院長陳誠，來賓致辭是民初當過國務總理，國府時代又出任駐日大使的許世英。許老上台先講：「本人今天帶病，不得不來參加乾坤兩造龍鳳呈祥聯姻大典。因為老朽與段、張兩府三代世交……。」的確，新郎官祖父是民初段執政，新娘子外公係清末張尚書，許世英在清末與張尚書同朝為官，民初又與段執政前後組閣，當然三代世交。這場婚禮，冠蓋雲集，本人先是內賬房，當天是司庫，儼然心腹，可惜與宦途無緣，只好徒呼奈何。

#### 4. 學校活動博得好評

受訓榮譽歸來，並未「榮陞」，等於教育廳言而無信，也許僅對不才個人是個例外。不過金甌師生卻對小可另眼相看，這也是一種安慰。那時節，救國團可能剛成立，對學生課外活動不遺餘力，苦心推動。先舉辦台北市中等學校英語演講比賽。本人雖係教務主任，也跟訓導李玉田主任合作無間，李主任就把演講比賽交不才指導。於是先找劉世保老師寫演講稿，再物色英語發音較好的同學，由大家甄拔，

最後由高三史濟靡同學中選。然後，每天清晨叫史同學與我本人，早一小時到校，由區區供應早點，另外再加生雞蛋一枚，以便排練演講時潤喉，並借來一台鋼絲錄音機，在史同學登台排演時，開始錄音，過後，由史同學自己細聽，自加改正，還邀請英文老師共同推敲語調，抑揚頓挫，那裡需要加強，達到大家認可滿意為止，再由本人改正表情與姿態。大家一體貫注，日復一日，止於至善。迨正式比賽，終於榮獲冠軍。又一學期舉辦國語演講比賽，先請高三國文老師撰稿，參與人員閱讀文稿後，都認為文章是好文章，不過文詞的氣息太重，一點不生動，不適合做學生講稿，於是毛遂自薦，由不才自己動筆，再找字正腔圓的同學試講，經評定後，由高二王淑琴同學領軍，先背稿再試講，由訓導李主任、教官樂莖軍（薇薇夫人）連同本人，苦心孤詣，共同細加引導，上台比賽時，王同學態度自若，先後獲得無數掌聲，結果又拔頭籌，拿到冠軍。

不久，教育當局，又通令舉辦學生壁報比賽，嚴格說來，不是學生對學生而是學校對學校。不錯，有的學校只是應景，隨便由學生自由發揮，塞責了事。可是在

下求勝心強，既有兩次拿到第一，應該再接再厲，豈可落在人後。於是先從各年級選拔文筆好的又肯熱心的同學，共襄盛舉。再由本人以新聞報紙式樣，做為版面構圖，再向參與師生說明後，經一體同意，開始設計內容。然後請美術老師周遊先生，同時找毛筆字好的同學抄寫。降旗放學後，開始工作，直到夜晚九時多鐘才休息。大家說說笑笑，非常融洽，本人要求總務處另供飲料點心宵夜，並未感到疲勞。

當時大家心情，真有點像一座茶亭酒肆門對：「勞心苦，勞力苦，苦中作樂，喝杯茶去；為名忙，為利忙，忙裡偷閒，拿壺酒來。」這種逸興遄飛的氣氛，與苦中作樂、忙裡偷閒的情調。連續幾天，真是夙夜匪懈，責任是從。比賽過後，名列第三，同學們有些失望，我倒安慰大家說：「自我陶醉就好，不能老叫金甌拿第一，全市學校比賽，能得季軍，也很好了。」事後才曉得，一女中，二女中，甚而男生建中，都以金甌女子商職做為一比高下的對象。從此，金甌名聲遠揚，也引起救國團的重視。所謂「未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穫，

信哉斯言。

那年寒假，各界籌劃在總統府前三軍球場，舉辦中華魂的演出活動，把歷代精忠報國的人物與事蹟，搬上舞台，旨在潛移默化。如岳飛、文天祥等壯烈事蹟就是一例。也有女童子軍楊惠敏獻送國旗給八百壯士的情節。不外用為砥礪民眾，發揚浩然之正氣。

在當時，金甌既然是眾所注目的學校，主辦單位乃邀請金甌擔任舞蹈等節目陪襯演出，以便調劑枯燥場面。於是不佞敦請音樂老師綠島小夜曲作曲家周藍萍先生，與體育老師就是抗戰初期在上海獻旗給駐守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女童軍楊惠敏女士（當時更名為楊希賢），來指導、來訓練，有時本人也參與慰勞勉勵幾句。演出當夜，不才與楊女士比肩鄰座，正襟欣賞。因為中華魂裡都是從古至今歷史上可泣可歌的忠魂，而其中不是魂，仍舊活在人世的人物，只有委員長蔣中正與童子軍楊惠敏。而楊女士又正好就在現場，這種場景，機會難得。所以本人有心想叫播報員廣播一下。插播說，獻旗給八百壯士忠勇的女童子軍楊惠敏女士，就在現場，叫管燈光的人，馬上把燈光打過來，楊女士站

起揮手亮相，絕對增加高潮，產生鼓舞的效果。可是待我徵求楊老師同意時，她倒堅決反對，不肯亮相，我也就不好勉強了。據小可自己看小說的經驗，一般闖蕩江湖的英雄豪傑，「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而當年鼎鼎大名全國景仰的楊惠敏，為什麼不叫楊惠敏而改叫楊希賢，今天又不肯亮相。她不說，我們也不好追問，可能有其萬不得已的苦衷。

現在的社會，求之不得搶上鏡頭的，大有人在，那還有怕出風頭的政客！記得我認識的一位小政客，他對台北市中山北路一家花店老闆說：「只要有人給大人物送花，你就代我送一份，有回帖，錢照付。或者照花店登記的名人生日簿一一照送，錢照付。」旨在打知名度，久而久之，自然擠出點名堂。可見用心機想出風頭的，無所不用其極。

### 5. 香港來貨賣給 P、X

在金甌工作這段時間，精神上倒還愉快。只是物質條件太差，也從未改善。在校內宿舍住了一年多，再搬到信義路四段，每戶不到五坪大的新建宿舍。讀者不會想到，在台北大都市民國四十幾年，還取

井水飲用，也過著撈浮萍養鴨，用贖飯餵雞的生活。當時信義路四段道旁稻田一片，大有王維詩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的景象。

一日清晨，尚在烹微中，育達商職校長王廣亞，一大早登門，邀請我幫忙，當天八點，就到該校教一班高三的銀行會計。說什麼開學後，已換了兩位老師，都是被學生轟走的，今天有課無人教，學生可能會起哄，急就章，務必勞駕走一趟。因為跟王廣亞在私校聯誼會常見面，有點交情，這種突如其來的要求，措手不及的動作，不知如何是好。救急如救火，只好就近到金甌校長「官邸」請示，周校長一口答應，准我半天假，教了再說。就這樣糊裡糊塗在育達上了快一年的銀行會計。雖然又多了一點收入，生活仍未改善。

為了貼補家用，有時也到家兄所設的製鞋底的橡膠小工廠打工記賬賺點零花，但為數有限。小工廠一遷再遷，總無起色，後來等於義務幫忙，跟著瞎忙叨，且欲罷不能，只好勉為其難。有時還得替他調頭寸，又為他們合夥人之間，排難解紛，等於賠了夫人又折兵。這叫著「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啼笑皆非之餘，

有人說：「你這叫活該」。

又有一天，遇到上海光夏同學老友林謙奮兄，他認識在台美軍顧問團福利社一位主管。這位主管希望他能在香港找一位朋友，如能首肯，根據美軍P、X（福利社簡稱）答發的訂貨單，直接發貨到P、X。驗收無誤後，P、X再付款給這裡經手人。彼此合作，都可以賺點外快。林兄問我，香港可有這樣朋友否。回稱，不妨試試看。於是去信香港給兩位經商的同學老友何世友與苗延禮。結果都說，太冒險，沒有L/C（銀行開的信用狀），不肯接受。若發貨後，對方不付錢，怎麼辦。猜想，說不定也怕我郎某人拿到錢不匯給香港，豈不一翻兩瞪眼，白白上當！最後倒有香港上海銀行襄理柳顯庵兄不怕，也可以說存心幫忙，肯合作。於是連續做了一年多，雙方都有點進賬，我這裡自不能獨吞，做生意嘛，都要點綴，有利均霑。既有外快，不佞先替拙荊買了一架縫衣機，用為「慈母手中線，兒女身上衣。」又給孩子們買了一台收音機，在下也跟著享受，聽聽丁秉燧的猜謎晚會，或崔小萍導播的廣播連續劇，生活多少有些改善。

緊接著，美軍眷屬要買髮網，要求小

可進貨，可惜香港市場買不到。當年山東煙台確有髮網大宗出口，當時台海對峙，此路不通。很巧，有一天到張振亞大侄家

洽事，由於振亞媽媽早年在煙台織過髮網，區區便對振亞媽媽說：「大嫂，你能不能織幾個髮網，我來賣給美軍顧問團。」張大嫂說：「兄弟，沒有頭髮，沒有工具怎麼織。再說，一個人一天也織不了幾個，有什麼用。」張振亞在旁卻說：「我們老闖有人髮，他從煙台、青島撤退來的時候，帶來很多頭髮，只是沒有工具，沒有很多人會織。」本人靈機一動，叫張振亞陪著我，去看他的吉潤商行老闆孔子潤先生，寒暄過後，開門見山，劈頭就說，「你有人髮，堆放久了也會壞，何不乾脆開一間髮網公司，置辦工具，再請張振亞媽媽訓練一批基本人員當小老師，再到台西或布袋等地，教導剛撤退來台大陳女性義胞集體編織。她們缺衣缺食，嗷嗷待哺。我們以工代賑，論件計酬，又等於做好事，豈不一舉兩得。待正式有了產品，少量賣給我，轉銷給P、X，大量的賣給你過去的老客戶，輕車熟道，左右逢源，樂得經營。」當然，孔老闆經過多日盤算，也許跟美國老客戶互通消息，有了把握，才

決定照不才的意思進行。正式投資新台幣廿萬元，創立台灣髮網公司。為了飲水思源，表示筆者也是開創人，想叫本人也拿

兩萬元入股，可惜在下兩袖清風，別說兩萬，兩千也拿不出。結果特聘不佞為該公司顧問，按月致送車馬費，表示心意，區區偶爾也去走走。經過一段時日，業務蒸蒸日上，需要增添人手，又僱用了幾位從煙台逃出來的同鄉，其中有位姓勞名甫三者，能說善道，也會長眼色，進來不久，頗受老闆青睞。不久，乃專派勞某攜款到台西、布袋等地驗貨收網。久而久之，這位仁兄心懷不軌，開始監守自盜，偷竊庫存髮網，再回銷給公司，做起無本生意。但每次盜取數量，不克太多，又怕被人察覺，觸犯刑章，於是又轉動邪念。他先抄錄公司美國客戶地址，再注意公司對外報價。這位絕頂聰明，口蜜腹劍的勞甫三，開始虛設行號，單獨低檔報價，總是比公司便宜少許，自然有訂單寄來。這位仁兄拿著公司出差費，帶著大批現款，去收髮網，收到後，就地打包找郵局以包裹寄出國外，迨結匯拿到錢，再回台北說：「南部工人，另有新工作，賺錢多，不肯織網，等了好多天，也收不到多少。」他假裝



(一) 載餘十五逐波台在



①作者郎萬法（左一）在寓所與雪中送炭的老友們歡聚時合影，右起：匡玉洲、竇天錫、趙述江。

②郎萬法夫婦（前坐右四、五）與樂莖軍教官（前坐左五）及金甌第三屆畢業校友聯歡時合影。



誌 雜 外 中

收不到，把帶去剩餘的錢，如數交櫃。自以為天衣無縫，安然無事。在公司立場，只會另派人下去了解安撫，結果真相大白。

這種背信行為，更為人所不齒。由於孔老闖已移民巴西，本人站在顧問立場，也痴長勞某幾歲，不免對他加以申斥，希望他改過，就算了事，不必依法究辦。反而他倒惱羞成怒，不幹了。從此這位仁兄跟本

人「拒絕往來」。這真是狗咬呂洞賓，人家不追究他偷盜與背信的刑責，他倒若無其事而自鳴得意。世風日下，到如此地步，教我只好仰天長嘯！（未完待續）